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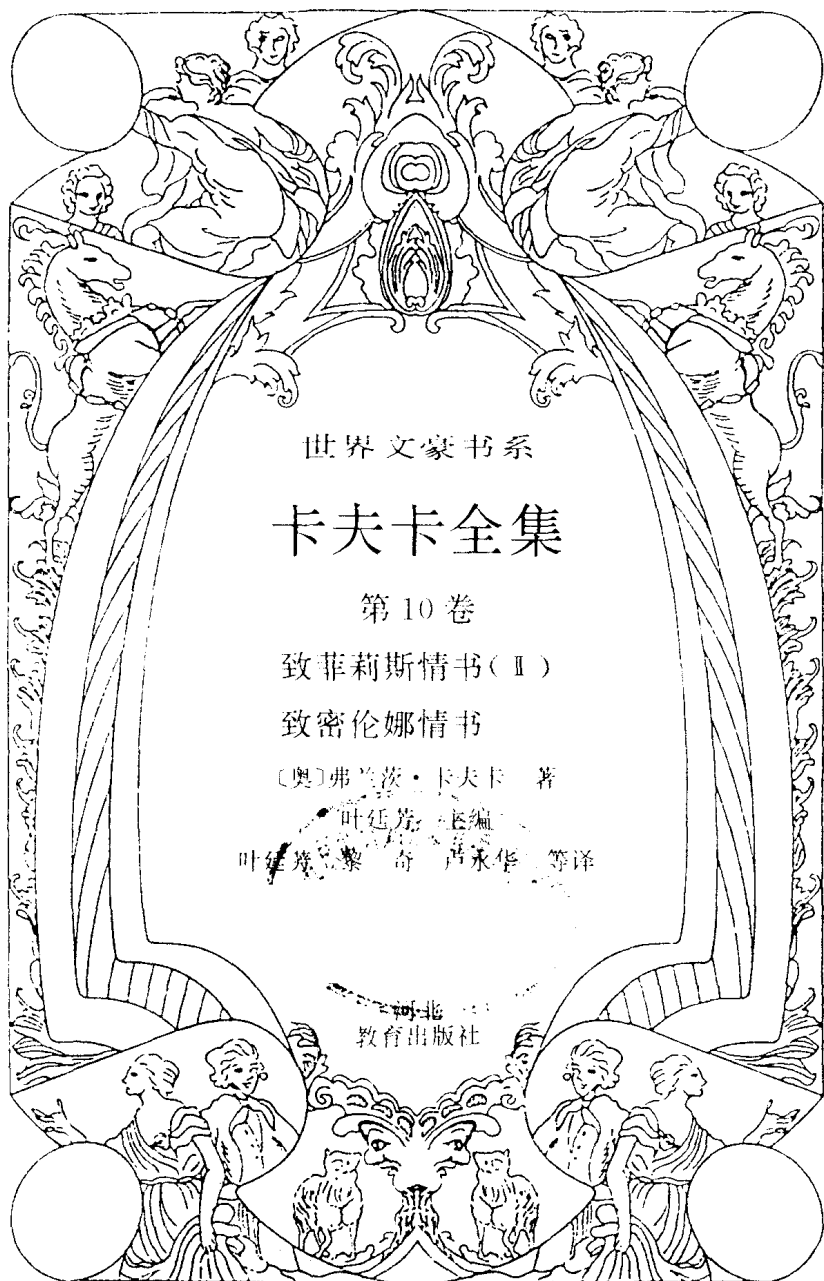


10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WENHAO
SHUXI

卡夫卡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10卷

致菲莉斯情书(Ⅱ)

致密伦娜情书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叶廷芳 主编

叶廷芳 黎奇 卢永华 等译

河北
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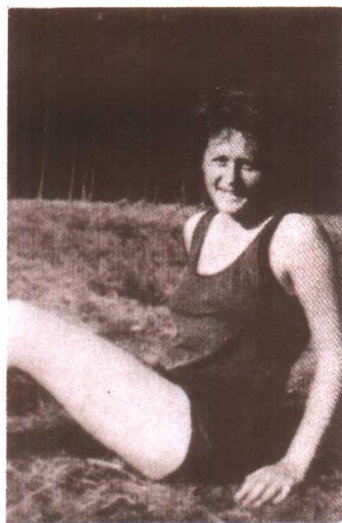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1. 《致菲莉斯情书》(II), E. 海勒和 J. 波尔恩编, 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 法兰克福/美茵, 1982

Briefe an Felice-und andere Korrespondenz
aus der Verlobungszeit. Herausgegeben von
Erich Heller und Jürgen Bor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2

2. 《致菲莉斯情书》, E. 海勒和 J. 波尔恩编, 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 法兰克福/美茵, 1966

Briefe an Milena. Herausgegeben von
Willy Haas,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66



密 伦 娜

Hier habe ich Ihnen schon so lange nicht geschrieben
Frau Molena und auch heute schreibe ich mir in-
folge eines Zufalls. Entschuldigen müßte ich mein
Nichtschreiben eigentlich nicht, Sie wissen ja, wie ich
Tiefe habe. Alles Unglück meines Lebens - womit ich
nicht klagen, sondern eine allgemein belehrende
Feststellung machen will - kommt, wenn man will,
von Tiefsen oder von der Möglichkeit des Tiefsch-
reibens her. Menschen haben mich täuschen
betrogen, aber Tiefe immer und zwar auch hier
nicht fremde sondern meine eigenen. Es ist in meinem
Fall ein besonders Unerwartet, von dem ich nicht weiter
reden will aber gleiches auch ein allgemeines.

致密伦娜手迹

卡夫卡全集

· 叶廷芳主编 ·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诉讼		章国锋	译
城堡		赵蓉恒	译
随笔·谈话录	黎奇	赵登荣	译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书信(1902-1924)	叶廷芳 赵乾龙	黎奇	译
家书		赵登荣	译
致菲莉斯情书(I)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奇 卢永华 等译		

责任编辑：张艳茹
封面设计：李欣

BBA 33 / 03

世界文豪书系

新莎士比亚全集

雪莱全集

歌德文集

海涅全集

卡夫卡全集

乔伊斯全集

雨果文集

波德莱尔文集

莫泊桑小说全集

普希金全集

莱蒙托夫全集

屠格涅夫全集

泰戈尔全集

纪伯伦全集

川端康成文集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马克·吐温文集

加缪全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契诃夫全集

果戈理全集

方平主编

江枫主编

杨武能 刘硕良主编

章国峰 胡其鼎主编

叶廷芳主编

王逢振 刘象愚主编

柳鸣九主编

郭宏安主编

桂裕芳主编

刘文飞主编

顾蕴璞主编

刘硕良主编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主编

关 偈 钱满素主编

高慧勤主编

宋兆霖主编

吴钧甸主编

张 容主编

陈 余 刘文飞主编

沈念驹主编

沈念驹主编

总策划：王亚民 刘硕良

目 录

致菲莉斯情书(Ⅱ)	(1)
附录 1 原版前言	(172)
附录 2 原编者序	(176)
附录 3 原版附录	(203)
附录 4 菲莉斯·鲍威尔简历	(209)
致密伦娜情书	(211)
附录 1 原编者跋	(439)
附录 2 原版后记	(450)
附录 3 密伦娜、施塔萨和 波希米亚的生活	(453)
附录 4 卡夫卡生平和 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462)
附录 5 卡夫卡的画	(499)
大事年表	(510)

致菲莉斯情书(Ⅱ)

(1915. 1. 25—1917. 10. 16)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尤丽叶·卡夫卡夫人于菲莉斯的父亲去世之际写给鲍威尔一家的信

亲爱的：

我们已向你们电致哀悼，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还催着我提笔对你们所遭到的痛心损失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悼^①。言语是如此的苍白，它难以形容我们在收到这个噩耗时的悲痛。亲爱的安娜，为了可爱的孩子们你务必节哀。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都想通的话，那么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像你亲爱的丈夫那样没有任何濒死痛苦的离去。这对你们大家一定是这一段艰难日子中的一个安慰。

也许这场死亡事件有很大部分应归咎于战争，因为人们天天在担惊受怕。

我们也是忧心忡忡。我们的女婿佩普三个星期前带着一处手伤回家了，痊愈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也不清楚。从亲爱的卡尔那里我们经常得到消息。我的全家都要来分担你们的悲痛。尤其是我的丈夫，他像对待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一直爱着已故者。六个星期前我们也遭到了痛心的损失，我丈夫最年长的，在科隆的哥哥菲利浦·卡夫卡在病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位兄弟了，两个弟弟都已先他而去。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都去了。

请向亲爱的埃米莉阿姨转达我们的哀悼。对她来说，这也

① 1914年11月5日卡尔·鲍威尔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卡夫卡把这场死亡事件与他婚约的解除联系起来。他认为卡尔的死是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幸的一个标志。参看1914年12月5日日记。

是一个不易挺过的巨大损失。

好了，就此搁笔，愿我们的友谊长在！

你们的 尤丽亚·卡夫卡

1914. 11. 27—布拉格

〔信头的花押字为〈H·K〉〕

我有时甚至能感觉到这种对我的信赖所带来的影响……^①

我该作个总结吗，菲？让我先作一个既贴近又久远的观察吧。我提起了笔，离你近了，我站到了沙发旁，离你更近了。这儿你不会让我不知所措，这儿你不会闪避我的眼睛，我的想象，我的问题，即便你沉默不语。在这所宅子带教堂尖顶大钟的阁楼上我们难道是落地大座钟吗？可能。

我们都认为，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未曾有过美好。这话还不是很确切。也许我们在一起不曾有过完全轻松的一分钟。我想起了1912年的圣诞节。那时马克斯在柏林，他认为，你必须得对一封可恶的威胁你的信作好思想准备。你答应要勇敢地挺住，但还是说了下面的这段话：“这真是奇怪，我们互相定期经常地写信，我也已经收到了他的许多封信，我很想帮他，但太难了，他让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太难了。我们无法再靠近一些。”

① 参看1914年7月28日日记。1914年7月26日卡夫卡在从丹麦的东海浴场马里列斯特回布拉格的归途中与埃尔娜·鲍威尔再次在柏林会面。参看弗兰茨·卡夫卡《给奥特拉及其家庭的信》，由H·宾德尔和K·瓦根巴赫编辑出版（纽约/法兰克福/M. 1974），25页。

对此我很能理解，两个人的情况总是如此。一个人早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却更慢，一个人能马上忘却它，另一个却会想着它。但人们应该相信，如果彼此不能靠得更近的话，就得离得更远，这也许是一个容易的补救。但现在这也是不可能了，路标只是指着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冷酷之处，第二个在我们俩身上。我发现，我们俩互相铁石心肠，这决不是因为一个人太不重视另一个人，但我们的确铁石心肠。也许你毫无责任，因此也就没有过失感，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带来的痛苦。而我则完全不同。我不能争吵，这也许是一种不幸。我简直是在期待我内心渴求的那种确认的实现，希望毫不费劲顺利地得到这种确认或者宁可付出些努力。但是，我在那方面是那样的力不能及却从来不曾被注意到。因此我们表面上没有争吵，我们融洽相处，但这种无能不时在我们中间闪动，就像有人不停地用刀截断我们之间的空气。为了不要忘记它，你也不争吵，你也容忍，也许这种容忍是为了调和，但因为它也是毫无过错的，所以比我的容忍要困难得多。

我以前的预言也就理所当然地应验。我不是自愿去那里的，我知道什么在威胁着我。威胁着我的是靠近的诱惑。这种巨大的诱惑简直在缠绕着我，即使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也不放过我。早晨你是在搁着两个包的那条长凳旁，下午你站在通往咖啡屋的几级台阶前。尽管在以往几年里我一直从事着大量艰苦的脑力锻炼，但去想这些东西还是让我几乎难以忍受。我不知道，照此下去是否还能应付得了工作，但情况就是如此。

我将会很少写信给你，信件走得太慢了，人们在写信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随便了。我也不会催着要你回信。我们通过信件很少能取得什么结果，我们必须试图寻求另一种有效的方式。也许我又会把下午用来工作，尽管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但无

论如何我要试试。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适合你，尽管好像是某个魔鬼在逼迫着你去取得这个评价。我应该尝试去干些工厂里的事，为什么你对工厂就比我懂得多！

行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女房东病了，我必须得把早上弄坏的床重新安顿好。我还得打扫房间，抹去灰尘。但女房东也总是拖拖拉拉的，所以今天也不用急着收拾。估计女房东也不会叫醒我，如果你在清晨8点半左右想以一个甜甜的美梦及时地唤醒我，那真是太好了。或许这个梦在叫醒我之前，还会走向一个但愿在某个地方正等待着我们的美好而真实的结尾。

问候你。

弗兰茨

[19] 15.1.25^①

〔页边空白处〕

韦尔弗的著作我已经寄给你了。

我要诉苦，菲，直到我觉得舒服一点。你不会发笑吧？到博登巴赫的几天前我的工作状况相对来说还不坏，但那时我姐夫的兄弟就必须得赶来。那座工厂，它的惨状令我十分痛心。它

^① 1915年1月23和24日，一个周末，卡夫卡和菲莉斯在柏林至布拉格铁路线旁的，位于波希米亚部分的边境城市博登巴赫相遇。这个约会的由来从现存的信件中不能明显地看出。在博登巴赫的停留期间卡夫卡给她朗读了1914年下半年创作的一些作品。其中有守门人的传说《在法的门前》，它同年9月7日首版于布拉格的《自卫》上。参看1915年1月24日日记。

所带来的痛苦述说不尽（毫无意义，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好处），但现在我真的必须要去接近它，每天都要去那儿。我不再考虑工作了，尽管我动用了最后的意志力。工厂停顿了，但货仓还在，必须得去敷衍债主和顾客等等。我必须要把刚刚在前一段时间特别上手的工作放开。但情况不久会好转的，至少这是暂时性的。我妹夫的兄弟现在在布拉格干活，他可以来工厂照应一至两小时，对我而言这马上是个引退的信号，我又坐到了宁静的屋子里，试图重新把自己埋掉。但在作了一个停留之后重新要找到以前的路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就像一扇好不容易撞开的门又悄然合上了。这其中确实也存在对我自身能力的怀疑这个原因，但最终我总是还能走进这扇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在那里想找到的是你，而不是被解决的工作，为什么我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种幸福只维持了两天，因为我必须要搬迁了，寻找住房意味着什么，我们俩都很清楚。现在我又目睹了怎样的一个房间啊！大家得相信，这儿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肮脏不堪，至少他们容忍这种齷齪。我的满满的餐具柜，窗前的地毯，没有得到正确使用的书桌上的照相架子，床上的一堆堆衣服，角落边的咖啡屋棕榈叶，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看成了奢侈品。但我对这些毫无兴致，我只需要宁静，但这些人却对宁静缺少概念，很容易理解，没有人会在一般的家居生活中需要我用来读书、学习和睡觉的宁静，人们没必要需要宁静，而我则要，为了写东西。我从昨天起搬入了新屋^①，但在昨晚就产生了绝望感，我都觉得，从这个房间里逃脱出来的必要等同于从这个世界逃脱出来，此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所有的

① 卡夫卡第一个自己的房间在比莱克胡同，它与其二妹瓦莉·波拉克的住房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参看 1915 年 2 月 10 日日记。

人都小心翼翼，我的女房东因为我的缘故悄然躲入了暗处，住在我隔壁的年轻人晚上带着疲倦下班后，走动几步就上床了。尽管如此，这个屋子还是太小了，大家可以听到门的开启。女房东整天保持着沉默，但临睡前还得跟其他的房客低语几句，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但能听到房客的说话声。墙壁也是薄极了。很令女房东遗憾的是，我使房间里的挂钟中止了运行，这是我搬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但我隔壁的挂钟为此就敲得越响，我试图不去理会它的走时，但每半个小时它就会大声报时，尽管报时是旋律式的，我也不喜欢。我不能扮演一个暴君的角色，也不能要求让这座座钟也中止运行，这也帮不了什么忙，因为总会有一些窃窃私语，总会有门铃的响动。昨天那个房客咳嗽了两次，今天更频繁了些，他的咳嗽给我的痛苦比给他自己的还多^①。我不能生任何人的气，女房东早晨为她的低语向我道歉，她说，这只是个例外，因为那个房客要换房间（为了我的缘故），她想把他带到新房间里去。她还要在门前挂一个厚厚的帘子。女房东非常友好，但我多半会在周一解约。诚然，我住惯了安静的房子从而十分挑剔，但在此外的其他地方我确实不能生活。不要笑，菲，不要轻视我的痛苦。当然，人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痛苦，造成他们痛苦的东西远不止是隔壁房间的轻声低语。但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为自身的生存或更正确地说，为自身生存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作的抗争也无异于我，无异于任何一个人。请带着美好的祝福伴随着我去寻找住房。

我还要回复你的来信，什么时候你将再次出门？最近在一

① 这些描述参看作家在《邻居》一文中的境况，取自《一场斗争纪实》，131及以下几页。根据帕斯雷和瓦根巴赫注上的日期看这篇文章创作于1917年6月5日。参看《卡夫卡——学术讨论会》，82页。

家报刊的小品栏中登载了一段关于一家唱机厂转产为录制厂的文章，毫无疑问写的是你们的工厂，我非常高兴读到这些。因为我与这样一家工厂比与我自己的工厂更有诚挚的关系。致以衷心和美好的问候！

你喜欢韦尔弗的作品吗？

弗兰茨

〔19〕 15. 2. 11

〔明信片：1915 年—布拉格〕

今天，菲，你的信到了，有一封丢了，或许是你的，或许是我的，真是可恶。从现在起，我会每十四天定期给你寄一封挂号信。是啊，有许多的话要说，可是在公开的信件上说，这几乎不可能。我对写信甚至也可以说有厌恶感，如果写信能达到目的而其他的一切都不行的话，那么这又有什么用呢？你的信作了对未来的种种设想，它是亲切而友好的。你在博登巴赫并没有误解我的心意，但作为对我的奖励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更为正式而美好的决定，这个决定只能去做而不必写出来。

弗兰茨

〔1915 年 3 月 3 日—布拉格〕